

揚州評話選

第二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名
封面设计：陆震伟
封面题字：郑丽芸

扬州评话选
第二集

扬州评话研究组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8,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0册

书号：8078·3357 定价：1.10元

目次

混城·····	王少堂述 向安(执笔)张仲整理	(1)
收关胜·····	王少堂述 张仲整理	(53)
探奸遭陷·····	王少堂述 任千整理	(71)
时迁偷鸡·····	张正卿述 树百整理	(93)
古城会·····	费骏良、洪骏声述 费力、王澄整理	(113)
大破八门阵·····	费正良述记	(137)
甘露寺相婿·····	徐幼良述 王淼整理	(159)
张松献地图·····	夏少庭述 王澄整理	(189)
吹箫过市·····	费骏良编述 汪复昌、费力整理	(215)
圯桥进履·····	戴步章述 一苇整理	(235)
程咬金卖笏子·····	戴步章述 登三整理	(247)
大闹秦相府·····	林笑龄述 夏耘整理	(267)
朱元璋贩卖乌梅·····	刘伯诚述 王澄整理	(285)
严秀打店·····	黄少章述 晚潮、王淼整理	(333)
李秀成出庄·····	费骏良、费正良编述	(351)
四望亭捉马猴·····	郎照星述 晚潮整理	(367)
编后记 ·····	扬州评话研究组	(385)

混 城

(《水浒·宋十回》选段)

王少堂述 向 安(执笔) 张 仲整理

前 记

这是著名评话家王少堂的代表作之一。

曲艺中写三十六行的作品是不少的，如《孟姜女过关》、《三造洛阳桥》等。本书前集中《绿牡丹·扬州劫法场》也写了三十六行：花、巴、鲍智勇双全，巧装扮三十六行。

实际上没有一篇作品真的写三十六行。《绿牡丹》只写了张三、刘庭（说猴儿书）、缝穷姑娘、牙医生、医癞子、卖糖、说三分、看相、唱道情等九种。本篇则写了推车卖枣、算命、医生、哑驿使、卖鼠药、唱西洋景、看相、牙医生、摆膏药摊子等九种，细节描写则丰富得多。自然，不仅是细节，王少堂熟能生巧，编排了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地把矛盾悬念组织在不露声色的生活画面之中，这种寓教于乐，似真似假，话外有音的手法实在是高着。

这是《李逵劫法场》的一部分。原来的故事情节从“李逵闹牢”到“劫法场”，有二十万字。上集抽出“混城”，专就李逵部分独立成篇。本篇则专写三十六行混进城。从行业上看，与《绿牡丹》虽有雷同处，但一个在法场，一个在城门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篇的篇幅也大大超过《绿牡丹》的有关章节。

宋江在浔阳楼饮酒消遣，题下了反诗；被在闲的通判黄文炳看到，密告于江州知府蔡九，问成了死罪。戴宗为搭救宋江，传递了蔡九的父亲、太师蔡京的假信，又被识破，认作谋叛的同党，也判为死刑。梁山泊寨主晁盖和军师吴用，特地带领梁山上的一十六名头领和两千名精壮喽兵，前来江州，与沿江十三位英雄、一千挂零的喽兵，在江州城外的龙王庙会合，准备大闹江州，搭救他们两人。这正是：

乘兴题诗江楼，
欲写千恨百愁。
逆水难遂英雄志，
配军反成死囚。

传递假书救友，
认作叛党同谋。
惊动梁山诸义士，
一齐云拥江州。

如今，吴用派张顺、薛永两人，前往江州，探得：知府蔡九今日已从省城请来龙廷剑，由二百名亲兵护送，于早晨子时左右到

了江州。什么叫龙廷剑呢？龙廷剑实际上也是一口普通的剑。不过，因为它和尚方宝剑一样，都是皇帝钦赐的，所以身份就大了。这个龙廷剑比尚方宝剑的身份还要大。龙廷剑上刻有四个字，太厉害了，什么字？如朕亲临。就是皇帝亲自来了，你看可还了得？在那个时代，在远省的地方，每省都有一口龙廷剑，遇到军机大事、重大案件、要处决什么大犯人，由于交通不便，来不及奏明皇帝，或者怕拖延日期误了事了，就可以请这口剑，把这个人先斩了，斩过了再奏。宋江和戴宗既是重大叛案的要犯，江州知府蔡九要对他们施行先斩后奏，故而就从省城请来了龙廷剑。吴用料定龙廷剑一到，不得耽搁，今日必将宋江、戴宗绑赴市曹问斩；所以就不用劫牢狱，而照劫法场的办法行事了。

知府蔡九要对宋江、戴宗施行先斩后奏，就是因为害怕梁山水寨众家英雄前来劫救他们。因此，他不但一面去省城请龙廷剑，一面还加紧防范。这几天，江州城里关外，刀枪密布，戒备森严。一到二更起更时分，大街小巷，全都净街罢市；商店住户，俱各关门上闩；并有查街巡夜的官兵，来往不断。城门更是迟开早关：每天早上要等到太阳出到一树头高，城门才开；下晚，太阳还有一树头高，城门就关了。城门口还加派门兵守护，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遇有形迹可疑，口音不对，穿着异样，相貌不乐膛^①的，就格外盘查得仔细，或者要取保，或者不准进城。吴用对这些情形，都早已了若指掌。他们梁山上下来的头领，和沿江各路来的头领，共有三十一个；几处来的喽兵，共有三千挂零。对于这么多人如何进得城去？既不打草惊蛇，又能救出宋江和戴宗，吴用也早有了准备。他要大家巧装改扮，装贾装农，扮做三十六行，往城里混！混杂在来往人众中间朝城里进！

梁山上来的两千喽兵，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能说会道，相

^① 乐膛——顺眼，看着舒服。

貌乐膛的，可保进城。如今再改扮成买卖生意人，就格外没有话说了。沿江的一千挂零的喽兵如何进城？吴用也作了妥善安排，也不在话下。唯独三十一个头领，身高个大的多，南蛮北侏的多，五色脸的又多。对于他们如何改扮？如何朝城里混？遇到门兵盘查，又如何对付？吴用也都适当安排，后文自知。那个时代，行刑杀人，都要在中午午时三刻，一点不得讹错。吴用要三千挂零的喽兵，按东、南、北三门，每门七百人，余下的都从西门进城。三十一个头领，三门各六个；童威、童猛二人安排在西门城圈内假作卖膏药摆膏药摊子，准备把守住西门，以便劫法场得人之后，好从这里顺利地退出城外；另外的十一个头领，都从西门进城。军师还交代在先，大凡从东、南、北三门进不了城的，都到西门城圈内童威、童猛的膏药摊上来，等到时候，大家一齐轰进城去。进城以后听从晁盖的号令插戴蓼花做标记，以免自相杀戮。如何对付官兵？如何和李逵联络？如何劫救宋江和戴宗？得人之后如何退出城去？军师也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安排得停停当当。

他们三十一个头领，有的装做客商走贩、作买作卖的，有的扮做打卦算命、问卜相面的，有的装做弄蛇的丐者，有的扮做打柴的樵夫，有的装做走街串巷游方郎中，有的扮做耍枪弄棒江湖卖艺，有的装做和尚，有的扮做道士，有的是斯文先生，有的是马快小卒，有的卖枣，有的卖蒜，有的推车，有的挑担，种种不一。军师对大家分派定妥，各人都准备停当。晁天王一声令下，三十一个头领和三千挂零的喽兵，便离开白龙庙，到浔阳江畔，乘船来到江州西门外码头，弃舟登岸，按照军师吴加亮事先的指派，分别奔赴江州四门，等候城门打开，即陆续进城。

这刻，太阳已经升到一树头高了，四个城门同时打开。四乡八镇，方圆几十里晓得有这桩叛案前来看热闹的人，都纷纷进

城。梁山三十一个头领和三千挂零的喽兵，也就都随着人众朝城里混了。三千挂零的喽兵进城固属容易，不须我一一交代；就是三十一个头领，他们同时从四个城门朝城里混，我一张嘴也难以同时讲出两种话来，只能一处一处地、一个一个的交代。现在，我就从西门说起。

分派从西门进城的头领，共有十一人。大家都朝城里望营房门口的门兵。营房门口往日间两个门兵，这两天因有叛案，又加添两个，四个。嘴说四个，打足了只来三个。这是什么道理？四个人中总有个把有事的，今日你代我代着些，明日我代你代着些，瞒上不瞒下，相互照应，首尾相顾，所以打足了只有三个。三个啊？还要打折扣，骨里只有两个。有一个睡在营房里炕上的，有病，正在那块哼着哩。这个病，上头不准假。什么道理？牙疼，牙疼不算病，疼死了没人问讯。哪晓得这个门兵的牙齿还就疼得着实厉害的，半边脸都肿了，你看这个罪可好受？多亏同事的还义气，就让他到营房里睡啦。

这两个门兵，一老一少。老者年将半百，少的不足三十岁。两个人因为天气暖，脱去了军衣，穿着便装，坐在一张二人凳上，四只眼睛，就朝城门洞里望着。出城的人不问，进城的人也不个个盘查。来一个盘一个，还要把人盘死啦。而且，一阵来三个、五个的也是常事，他们听到来人走着说着，是本地口音，就不查了；穿得耐看的，也就不罗嗦了。

城外这十一个头领望到两个门兵在这块坐着，多数要起身朝前走，内中一个可已经把个独轮车子推到了城门洞了。他是哪一个？赤发鬼刘唐，侏老爹。刘唐还进城呀？怎么不进城呢？刘唐这口朴刀有万夫不当之勇。他一个人到了法场，要抵十个人用，可是少不了他？不是呀，他这副相貌不大对呀！唉，相貌是不大好看。大概头领之中，没有再比他难看的了。块头又大，

身高一丈有零，头似斗圆，面如蓝靛，左边脸上又有巴掌大的一块“硃砂记”。半边硃砂，半边蓝靛，成了一个阴阳脸。这个还不算，他还有两道通红的虬眉，一双三角眼，狮子鼻子，鲜红嘴唇，一部兜腮的红胡须。再加上是山西的口音。吴加亮为他扮什么行当，很为费了神了。差不多的行当，他不能扮，扮起来不合体。也亏得军师想得起来的，叫他扮了个推车子的。这个，对刘唐来说，是再合体没有的了。第一，他会推车。推车非内行不可。外行不行哎，你外行，虽空车也推不起来，推起来歪歪翘翘的，看起来也不讨喜，何况是重载车呀？侂子当日走山西出来，他就是扮的个推小车的，空的重的他都能推。第二，扮个推车的，可以把他的丑相全遮盖起来了。一推起车子，门兵就不会嫌他个子大、相貌凶恶了。如果是文弱英俊的书生样子，反而不对头呢！另外，大概在那时候，推车的又多数都是侂子。他虽是个山西侂子，门兵也不致于找话说。第三，侂老爹用的这个家伙，也可以有处藏了。侂老爹用的是头号的大朴刀，不然的话，一身单褂裤，单衣薄裳，把这把刀藏哪块？你说不带这把刀进城，到了法场，哪块来的家伙？就是临时找到把家伙，也不见得合手。如今扮做推车的，这把刀就可以藏在车上大麻袋里了。

刘唐什么装束？头上戴了个草帽圈子。说是个草帽圈子，上头也没得个顶，也不象帽子，直接是个草帽箍。这个东西，本来不叫帽子，在他们推车的就叫汗箍子，可以直接擦到齐眉这个地方。这个暖天推重载车，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挡住头上的汗，不会再淌得一脸的；它不但能挡汗，还能挡灰、挡太阳，有诸多的好处。侂子就把这个汗箍子一直压到眉毛骨。这样作甚？也是军师关切的，这样可以把个三角眼的凶光遮住了。人的凶气全在这个眉眼高头，眉眼朝起一挡，脸上就好看得多了。他上身穿件单褂，袖子不长；下边穿条单裤，裤脚卷着；底下赤脚穿草

鞋。只见他车绊子担在肩头，两只手紧握两个车把。虽说是独轮小车，其实还就着实不小哩。车上装了两个大麻袋。这个麻袋大啦，又粗又长，每个麻袋足能装两石粮食。麻袋口扎着，里头鼓鼓囊囊的。什么东西？枣子，头号大枣头，都是刚走城外特地买得来的。人多远的就晓得推的枣子。何以？麻袋难免没得个把小洞，小洞里有枣子挤了出来，看见枣子了；况且，多远的也就闻见枣香了。要推两个枣包作甚？也是军师的关切。一则，你推到重载车子，门兵当朝坏里疑的，也就朝好里想了。好说这个车子不得错啊，他还代人家推的货嘛！二则，侬老爹的这口大朴刀可以就藏在麻袋里枣子中间，一点也看不出来。三则，这车枣子到了法场，头领们临时肚里饿了，买不到吃的东西，还可以抓一把大枣头吃吃，既能充饥，又能解渴。侬老爹这刻，两只手端着车把，两个脚蹬着，屁股头子歪过来，掉过去，腰哈着，头埋着，两个眼睛望着车路，推着车子，嘎吱，嘎吱，直朝前走。

侬老爹刘唐进了城门圈子，离营房门口不远了，把个眼睛特为埋着。两个门兵都望见他了。老年门兵站起身来，预备上来挡了，望望刘唐这副尊容，晓得是个侬子。没有说话，怎么晓得他是个侬子的？哎，据说侬子有侬形。北方人生北相，南方人生南相，这话一点不假。北方朔风凛冽，生长在那块的人多粗犷强悍；南方山川秀丽，生长在这块的人多文弱俊秀。也有南人生北相，北人生南相的；不过，只是少数。所以老年门兵把刘唐一望，就晓得他是侬子了。再望望他推的两包枣子，枣香扑鼻，不由地感到心里甜滋滋的，就不阻挡了，也没有开口。少年门兵把刘唐一望，咦，乖乖，满脸红胡子，“站住！”喂！车子停下来了。刘唐把头一抬，“噢，是大爷你在这块呀？”少年门兵正准备上来盘查，听刘唐这话，又象是对自己讲的，又不象是对自己讲的，倒被木住了。心想，哪个？谁认识你呀？再掉头一望，老年门兵正在那

块点头哩，啊，原来是老爹的熟人。“咦？你认识他呀？”“罢了兄弟，你挡他做啥？”“怎么挡他做啥呀？看见了吗？蓝脸红胡子，听他刚才的口音还是个侉子。这种人不挡下来盘查，什么人才挡下来盘查呢？”“哎咦喂，就你晓得盘查，我就不晓得？该挡的我早挡住了。还了得？这么扛扛的，出人头地的，是不是？”“你这话怎么讲呀？”“怎么讲？上头老爷要我们来做甚的呀？”“叫我们来盘查的。我这不是在盘查吗？”“叫盘查的什么人呀？”“查的那一码呀！”“罢了，查的那一码。他又不是那一码，你要挡他做甚呀？”“我刚才不是问你的吗？你哪块认得他呀？”“我不认得他，我就挡你了吗？他不认得我，刚才就能同我讲话了吗？”“老爹，你望你这肝火多旺啊！你认得他，在你肚里，你不说，我怎么晓得呢？他是哪一个呀？”“哪一个？你刚才和他说话，可是山西人吧？”“哎，我听他说话，好象是山西人。”“告诉你，他，山西人，姓王，排行第二，叫个山西王老二。你望，他可是推的个枣子？”“是枣子，枣子都从麻袋里挤出来了。你晓得他这枣子是推到哪块去的？”“他这枣子呀，是推到聚顺杂货店去的。”“你怎么晓得的？”“告诉你哟，不告诉你，你还不晓得个头尾哩。我舍间就在聚顺杂货店后门口，他们店里有个师傅，姓徐，叫徐老四，跟我拜过的。承他的情，没有事就兜上一衣兜的果子到我家来，给孩子们吃。这一天，他又带了果子来，说，‘老大哥呀，我今日来特为向你告辞的，顺便带了些果子给侄子们吃。’我说，‘不好了，你经常带果子来，叫我不过意呀！你要到哪块去了呀？’他说，‘乡下我父亲来信，我家女眷要生养了。我明日大早要下乡去了。’我说，‘分娩是件大事，是应该回去的。你回去啊，店里丢把哪个呢？’他说，‘我找了个替工，姓王，排行第二，山西人，叫山西王老二。我今日过来，一则是向你老大哥辞行；二则来有件事拜托你老大哥。早晚我们店里枣船到了，他一定要到西门城外推枣子。推

起重载车，难免要碰到人。他是山西人，说话不好听，恐其有斗殴打架的事，望老大哥看我的面子，要关照些！’我说，‘就是了，徐老四，一友皆友，你的朋友还不就是我的朋友？你放心好了！’我和人家徐老四拍过胸脯子的，你现在把人家挡下来，让人家几百斤的枣子压在肩膀上，压得汗淋淋的，你叫我对得起徐老四呀？”

刘唐在一旁听着，直觉好笑。心想，军师怪不得对我言讲，门兵天天遇到的人太多了，你推着重载车子，再假冒和他认识，就准能进城。想不到果不出军师所料，我只是那么一句“是大爷你在块呀？”这位仁兄倒真的认我做朋友了。

少年门兵望望老年门兵急成这个样子，生怕失了和气，赶忙打招呼，“老爹，你看你呀，急成这个样子。你这个脾气真要命哩。我倒打你的招呼了，我不晓得呀。我要是晓得，就不挡他了。好了，不谈了，让他走了吧！”“不是不谈了。你嘴里讲得好听，让他走了吧；你那个肚子里还是一肚子不除疑，还疑惑老哥我知法卖法，包庇恶人的呢。兄弟呀，老哥这句话放肆了，你们肚里的货色，还能瞒过我的眼睛吗？哎，来来来！你既不除疑，我们就三当对面盘问了把你看！”“无味了，无味了。不晓得还盘问什么呀？”“不盘问下子，你回头不除疑呀！你听着！哎，朋友请了！”刘唐心想，我这刻还怕你盘问呀？见他向自己招呼，也随即应了一声：“啊，大爷请了！”“你尊府是山西吧？”“是山西。”“好啊，你贵姓王，排行第二，叫山西王老二吧？”“一点不错。”“你是替聚顺杂货店徐老四垫工推枣包的吧？”“你既知道，还问我做啥？”“不是我要问你，我们这位兄弟不除疑呀！徐老四还有几天才回来的吧？你重车子在身上，一切对不起了啊！”“好说。”“徐老四来了，代我候候他！好走了！”“啊，不客气了！”嘎吱，嘎吱——侂子顺着他的话滚，就这样，人和车子都“滚”进城

了。

望着刘唐推车走远了，老年门兵掉过头来：“兄弟啊，这个你除疑了吧？三当对面盘问了把你望！”“哈哈哈哈！”“你笑什么？”“老爹，我不敢再讲了，你的肝火太旺。”“不要紧呀，有话尽管讲！”“好，谈了玩玩，你不要发脾气呀！”“你讲！”“我看你嗽，这一嘴的栏栅了，都是白长的了。”“啊？我这个胡子对不起你了？我是吃你家的饭长大的啊？”“你不要动气！老爹，我有句话问你，我们上头老爷要我们下来做甚的呀？”“叫我们盘查过往行人的。”“嗽，叫我们盘查过往行人的，难为你刚才倒送了把人盘查了！”“啊？我怎么送了把人盘查了的呢？”“你呀，既晓得他是山西王老二，代徐老四垫工的，推的徐老四的枣包，你要摆在肚里。你要问他，叫他对你说，看他说得对你的心路不对你的心路，这才是盘问人的道理哩。难为你，你先告诉他，你尊府山西吧？你贵姓王吧？你大号叫山西王老二吧？替徐老四垫工的吧？推的是聚顺杂货店的枣包吧？倒都告诉他了。其实不错啊，看样子，他好象是认得你的。如其你们不认识，他是梁山泊那一码的，你这样盘问法，他也就会顺着你的话滚了啊！”“哎，这个？……那个？……不错，不错，我们老霉了，老朽了，不如你们，还了得？再来人，我不问，让你问！让你一个人盘了玩！”“你看你这个人，谈了玩的话，你又赌气了。不谈了，不谈了。”他们两个在块啊着，刘唐早已奔往法场，已经抵到叹气湾了。

刘唐刚进城，接着又有一个头领上来了。哪一个？也是梁山泊的个要人，法师，入云龙公孙胜。他兼文带武，谈到文的，他比吴加亮并不差到哪块。要谈到他的武艺，是马、步皆能。骑马也能打，步战也能行。他用的一对双钩剑，舞得着实不错。这一回就能少了他了吗？他不是个道士吗？是道士，不过他这副相貌也着实不怎么耐看。你看他：身高八尺，体格魁伟；面如熏枣，红里泛

黑，黑里透红；八字眉，一双杏子眼，额中间一个黑痣，黑得亮光光的，猛一望，和三只眼仿佛。颌下三绺胡须，年近四旬。他没有改扮什么行当，仍是本来面目。头上蓝布道冠，身穿蓝布道袍，腰系水红丝绦，脚下是绫袜朱履。一对双钩剑，别在背后；不过，有道袍罩着，藏得好好的，别人看它不见。肩头上背了个小包袱，手里捧着渔鼓筒板，真乃一个道道地地的云游道人。

渔鼓筒板是唱道情用的东西，云游道人每每走在人家家门前，站下来，可以唱一首道曲，人家还不好意思不把钱，要把，还得把个大钱，不能把小钱。出家人化个小缘，这住、食两字都有啦。今天，公孙胜就扮的是这样的脚色。嘤嘤哧……嘤嘤哧……一面敲着，一面就朝城里走着。

少年门兵展眼望见了。“老爹，老爹，红脸道士啊，看见啦？”“望见啦。”“还是三绺胡须的。他手里敲的什么东西呀？”“嗒，敲的渔鼓筒板。”“敲这东西做啥？”“化缘。”“化缘？”“唉，走在人家店门首，可以唱只道曲。”“啊，道曲可是那个道情啊？”“唉。”“这东西呀？可以听着玩玩了。不知唱得如何？”“也有唱得好的，也有唱得不好的。”“断下来，叫他唱首听着玩玩。”“你把他喊下来唱啊？要掏腰包的啊。”“要钱呀？我钱多得很哩。叫他唱这么一首，把钱？靠不住。”“什么道理？”“什么道理？他现在可是要进城？”“是要进城的样子。”“我们现在在干啥？”“盘查过往行人。”“着啊，我们在盘查过往行人，我们让他进城，他才能进城的，我们不让他进城，他就进不了城。权在我们手里，他还敢向我们要钱？”“噢，我明白了，权就是钱，有了权就可以不花钱听道曲了，是吧？”“有了权不但可以不花钱听道曲，甚至还能弄到钱，弄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东西。老爹，这就叫做有权能使鬼推磨啊！只恨我们的权太小了呀！”“唉，不错。不要看你年轻，这一点老哥倒真要向你领教了。”“象他这个化缘的，本不当阻挡他的，要

听他的道曲，拿两句公事话卡他一卡，一卡，他保险就唱啦。听过之后，只要让他进城，他还敢向我们要钱？”“本来也该你盘查了。既然这样说，你就来吧！”“好，你让我来，你不要罗嗦！”

少年门兵说着，走上前来，朝着公孙胜一指，“呔！站住！”“门军大爷请了，贫道稽首！”“哼，你是哪块来的？”“贫道云游四海，朝四大名山，走贵府经过。望大爷成全，让贫道进城，募化小缘！”“你是化缘的？”“不错。”“你可晓得啊？我们这城里有个叛案，犯人正跪在法场上等候时辰哩。你呀，文武会衔的告示挂在这块，看见了啊？告示高头说得明明白白，来往行人，身长个大、面生可疑的，无保一概不许进城。进城可以，取保！”“出家之人，哪里有保？”“没得保可就对不住你了，就不许进城！咦喂，咦喂，我还真有点不大除疑你，手里捧的什么东西？”“渔鼓简板。”“要这些东西做甚？”“募化小缘。”“你好好的，什么道理要化缘呀？”“千里不带柴草米，万里不带雪花银。”“惬意！你是云游，一文不带，走到哪块吃到哪块。你可是个唱道曲化缘的？”“一点不错。”“作兴啊。要叫我十二分阻挡你吧，你是个化缘的。要叫你取保吧，你又不得个保。要叫你就这么样进城吧，我又不大除疑你。你说你是个好人的，人是知面不知心的。这样吧，你既是化缘唱道曲的，来，你就好好地唱首把我听下子，看你唱的腔调板眼对不对。你如唱的对，我就承认你，让你进城；唱的不对，还不许走！你可会唱啊？”“啊呀，这个我是内行呀！大爷要听道曲，我奉敬一首，又待何妨？”

嘭嘭哧，嘭嘭哧，嘭嘭！“我奉敬一首耍孩儿。”“我不懂什么耍孩儿不要孩儿，反正你不能唱差的，请你还要唱首好好的，我看你唱的对不对。”“唔，唔，是了。”嘭嘭哧，嘭嘭哧，嘭嘭！

劝世人，莫高攀；

穷人休交有钱汉。
省吃俭用送他礼，
他还把你下眼看：
酒席宴上一旁安，
纵敬酒不照你面。
结交他也是枉然！

嘭嘭哧，嘭嘭哧，嘭嘭！“大爷，没有了。”“啊，可没有了？我叫你好好地唱一首，你弄几句头就没得啦，你和我们玩差的呀？啥事啊？我倒允许你进城了，你尽给我们玩差的，不对呀！老爹，你懂啊？”“我懂倒懂呐，他唱的是‘富不可交’啊。”“啊，唱的‘富不可交’呀？你看他唱的如何？”“唱的倒还可以，就是太水了。”“就是这话吵。来呀，既让你进城，再好好地唱一首，玩差的不行啊！”“唔，大爷，还要唱一首？时间不早了。不过，大爷吩咐，贫道也不敢违命，就再奉敬一曲。”嘭嘭哧，嘭嘭哧，嘭嘭！

来了一位大仙福寿高，
倒骑毛驴下云霄。
渔鼓咚咚响，
筒板呱呱叫。
请问大仙名和姓，
原来是位张果老。

嘭嘭哧！“大爷，不早了，我要吃饭了。”哒哒哒哒……公孙胜急匆匆地向城里走去。“哎，可就跑了吗？”“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赶下站呐！”公孙胜连头都没有掉回来，说着，直奔城里。

公孙胜进城去后，接着第三个又到了。第三个是谁？也是